

◆安庆艺坛

走进胡寄樵艺术馆

彭传清

安庆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，人文荟萃，精英辈出。作为一名书法爱好者，我久仰安庆胡寄樵先生大名，只是遗憾在其生前无缘恭请赐教。今年初秋，我在马鞍山接待了《同步悦读》文学平台上的几位安庆文友，期间认识了胡铭，向他表达想去安庆参观其父胡寄樵艺术馆的愿望，胡铭当即表示欢迎。

才过白露，我到安庆参加《同步悦读》线下笔会，又一次来到美丽宜城。按照会务安排，组织方将带我们参观迎江寺、乔延读书处、英王府等文化名胜……但这些不是我此行的重点，我将去胡寄樵艺术馆，一睹大师书画真迹。

天空飘着丝丝细雨，高井头路边的落叶在脚下发出沙沙响声，感觉到这个闹市蓦然安静下来。胡铭早早站在路口等候，引我走进路边二楼展馆。艺术馆分为两个展厅，展示着先生的书画篆刻作品约五十余幅，隶书、行书、草书，不拘一格，自成一派。“宗林陈之法，临池奏刀自出新意（余龙生序言）。”再往里走，左边玻璃墙壁里陈列着先生生前用过的文房四宝、出版书籍、见于报刊的文章等。展室里有个隔断，为书画室兼会客厅，恍惚间犹见先生会客、创作书法的场景。

胡寄樵先生（1937—2015），安徽绩溪人，胡开文六世孙。先生博古通今，是当代著名书法家、篆刻家、文物鉴定家、史学家、考古研究员，生前曾任安庆市博物馆第五任馆长，为安庆市乃至全省文博事业发展及书画艺术繁荣做出了杰出贡献，深受人们敬重。先生艺术馆的建立，旨在永久性地展示先生的艺术成就，并通过展示其作品、书籍和艺术成果等，促进

古城文化艺术的世代传承。

胡寄樵先生乃草圣林散之先生得意门生，以我个人的视角观察，散老似乎对胡寄樵先生偏爱有加，我在艺术馆陈列的作品、文章和遗物中仿佛找到了答案。胡寄樵先生书法作品有散老的风韵神采，而非简单形似，他的作品有自己的风格和语言。观先生的真、草、隶、篆，字字有出处，线条有风骨，作品间架结构、章法布局已通神游之境。先生通甲骨、大篆钟鼎文，这为他的篆刻艺术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他对艺术孜孜不倦地求真追求让我感受至深，油然而生深深敬意。当我几次靠近挂在厚厚玻璃幕墙里的先生照片时，那饱满天庭、睿智眼神和满面笑容，让我感受到他的无穷智慧和魅力。我仿佛听到先生在我缓缓聊天，教导我多看书、勤临碑帖，多与古人对话，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再融会贯通，找到自我。

胡寄樵先生不仅精于书法篆刻，他的画也非同一般，笔墨里有黄宾虹的味道。先生文笔也十分了得，橱窗里陈列的先生部分出版的书籍和发表的论文，让我联想起歌德曾说过的一句话：“读一本好书，就如同和一个高尚的人在交流。”

那天下午，我徜徉于先生艺术馆，反复观摩不忍离去。一时心动，竟班门弄斧，拿起毛笔在桌面册页上写下了“遗风尚存”四字。先生的一对儿女，陪我在馆里度过难忘的两个小时。临别之际，胡铭还送了我两本书，一本是由已故著名书法家林筱之先生题写书名的《纪念胡寄樵先生文集》，另一本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《胡寄樵书法篆刻集》。



动与静 子楚 摄

◆边走边看

公园

舒天宇

从我租住的公寓，穿一条人行道，便看到一个很大的公园。地图上看，那是夹在市中心的一块环河绿地。现实中更直观，公园依河而建，由西向东延伸，两岸爬升，楼宇街市，以桥系之。每天上下班，由南到北，穿桥，路过公园。目光总被一抹苍绿勾去。白天太阳暴晒，园里没人，绿色都晒干了，冒着热气。

夏天来到A市，我不适应高温，白天在外工作，热得头昏脑涨。心想晚上会凉快些，结果刚出门，热气迎面扑来，没走几步已汗流浹背。夜晚的城区是个大闷罐，倒入热气，高楼围之，层云为盖，小火慢炖，熬一锅躁动。我只能快速逃进公园，吸一口清凉绿色。

园内路边三三两两散落着昏黄灯光，行人三五成群，影子在夜里模糊。树影之上压着层楼，楼中灯火如星闪烁，如棋落子。楼格子黑了大半，住着寂寞。现代浪潮下，城市寸土寸金，人们向天空扩张，钢筋混凝土泛滥。于是楼越来越密，越来越挤，但却越来越空。

晚上人依旧不多，大多是中老年人和小孩子，年轻人很少，年轻人大多喜欢逛商场，我倒成了稀缺资源。

赤膊的大爷慢跑着从我身后超过，他喘着粗气，步子沉重，体态三分臃肿，秃顶映着灯光。他跑姿略显笨重，我估摸他平时不常跑步，一时兴起，找找年轻的感觉。我不甘示弱，加快脚步跟在他后面。一对中年夫妇缓缓踱步，一只手牵着对方，另一只手牵着一只大白狗，毛发胜雪，身形高得吓人，眼里藏着狼的野性，不知一天饱食多少肉糜。也许在单元楼困了多日，憋得够呛，好不容易释放，戾气重，侵略性强，用尽力气吼叫，向野花野草露出锋利的牙齿。若不是主人牵着狗绳，我毫不怀疑它会随时将人扑倒在地。它的威慑力过于强大，我识趣地让路，走另一条道。

沿着小路便走到一处广场，

广场离不开广场舞，就如同生日蛋糕离不开蜡烛。我习惯安静，不太喜欢广场舞，他们总是占着广场的中心，放着土味音乐，声音震天撼地，好像要贯穿地心，让地球另一边都能听见。舞蹈动作有些浮夸、卖弄、粘腻，一群人同时做一个动作，个体消解于集体，不禁让我回想起了高中的广播体操。不过这里的广场舞不令人生厌，队伍规模不大，一群人身着统一服装，动作有板有眼，乐声不大，曲调偏柔，舞姿略带几分随意慵懒和柔软。这是小圈子的自娱自乐，热闹中带着半分斯文，A市人的内敛含蓄可见一斑。

横穿桥下，行人渐渐少了，四周归于安静，能听见风吹动树叶翕动的声音。不知什么东西坠落，我头部中弹，鸟粪？果子？还是天空打了个喷嚏？头上什么也没有，地上也没找到证据，真相被黑夜掩盖。这东西砸在我木瓜脑袋上，让我体会了一回当牛顿的感觉，却并未带来开窍的灵感。

继续往前走，四周仅我一人。城市灯火落进水里，水面飘了点点浮藻，像油上飘着芝麻粒。风吹水面，光影卡顿，如故障老电视的满屏雪花。长条形路灯在水面点了两排蜡烛，这是光对影的承诺。河岸边，野草疯狂生长，没过膝盖，很久没人清理过了。太过寂寞空虚，河边杨柳头发白了，映着灯也白了，无数虫子像秃鹫啄食苍白的光。

一位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过，笑容清澈，一位母亲推着婴儿车跟在后面，也朝我点头微笑。看着一家人其乐融融，我心情大好，加快脚步告别了公园。



◆乡风民俗

“闹腊八”

魏益君

“小孩小孩你别哭，过了腊八就杀猪。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这是流行于民间最通俗易懂，也是最欢快俏皮的一句腊八俗语。这个俗语的画面感很强，腊八节拉开春节的大幕，家家户户置办年货，大人们开始忙着杀猪、杀鸡、宰羊、打豆腐、腌制腊肉，小孩子们则高高兴兴、蹦蹦跳跳，极尽玩乐之事。

腊八节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，祈求丰收和吉祥的节日，是我国汉族的传统节日，在民间流行着腊八节喝腊八粥、泡腊八蒜的习俗。

“腊八腊八，冻掉下巴。”“腊七腊八，冻死寒鸦，腊八腊九，冻死小狗，腊九腊十，冻死小人儿。”这说的是进入腊八，就要“交九”了，这样的天气真的很冷，连耐寒的乌鸦都能冻死。

而有关这个节日的民谣更是透着喜庆与欢快：“腊八，祭灶，新年快到，闺女要花，小子要炮，老妈子吃着桂花糕，老头子戴着新毡帽。”“吃过腊八饭，就把年来办。”这说的是进入腊八，就闻到了年的味道，人们开始添置新衣，购买年货。

一首关于腊八的顺口溜，不仅把这个节日唱得淋漓尽致，而且把一直到春节的特点都表述得生动传神：“老婆老婆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腊八粥，喝几天，哩哩啦啦。二十三，二十三、糖瓜粘；二十四、扫房子；二十五、炸豆腐；二十六、炖羊肉；二十七、杀公鸡；二十八、把面发；二十九、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。”

腊八节到了，当端起那碗香喷喷的腊八粥时，你是否会唱起这些欢快幽默、生动俏皮的俗语民谣呢？